

评《英汉辞海》

武原

王同亿先生主编译、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英汉辞海》(下简称《英海》),号称收词52万条。其“序”说,系以《韦伯斯特第三版国际大词典》及《牛津大词典》(下分别简作《韦氏国际》和《牛津》)为蓝本。这两书是美、英两国规模最大的普通语言词典,前者收词45万条,后者收词62万条,以两者为共同蓝本,那不是世界首屈一指了?该书“前言”又说:“绝大多数词目都有详尽的词原解说,准确的定义或释义和来自世界文豪大作的例证。”

《英海》真有如此高的质量吗?

笔者翻检之后发现:“以《牛津》为蓝本”云云,纯属子虚乌有。这部书主要是把《韦氏国际》翻译过来,再把王先生过去参编的一些专科词典(如《英汉现代科学技术词汇》、《现代科学技术词典》等)以及由他主编的《英汉科技词汇大全》等书中的词条大量移植过来,就凑满了50多万词条。所谓“编译”,实际上只是“翻译加拼凑”,这正是《英海》的一大“特色”。就其主体内容而言,《英海》实质上是《韦氏国际》的翻译版;就其内在质量而言,《英海》确有其与众不同的,而且也与“前言”所说不同的“特色”。

本文拟对《英海》全译《韦氏国际》这部大型普通语言词典的做法及《英海》的内在实际质量,作初步的分析评论。

一

编纂双语普通语言词典的主导思想是寻求不同语言的共同性

· 104 ·

和词语的对应性。人类不同民族尽管语言不通，思维内容及形式却是可以沟通的。世上没有不可沟通的思维内容，只有未曾沟通的语言表述形式。因为人类的思维规律和形式有共性，所以不同民族也就有大量相同的概念，只是概念的语言表述形式不同。双语词典的任务，就是揭示同一概念的不同语言表述形式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。词典使用者只要了解了这种对应关系，知道外族语中某个词（即概念的语言表述形式）与自己母语中的哪个或哪几个词相对应，也就不难理解这个外语词代表的是什么概念。反之亦然，即只要知道母语中某个词与外族语中哪个或哪几个词相对应，也就知道该概念在外语中的语言表述形式了。这样，母语不同的人们之间就可彼此沟通思维内容，进行交际。这类词汇，似可称为“语言同质成分”。

当然，由于生活环境、传统和文化有所不同，各民族也往往拥有一些只为本民族所特有而其他民族缺乏的概念，因而也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：这些概念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语言表述形式，即某些词没有相对应的现成外语词可译。不过，与一种语言的词汇总量相比，这类表示民族独有概念的词（似可称作“语言异质成分”）占的比例并不高。

因此，可以说：双语词典中可以直接对译沟通的语言同质成分为主要部分；不能对译、需要在释文中加说明的语言异质成分，就篇幅而言，占的比例并不很大。

翻译版词典的目的，无非是将原版的特色引入，由此保持异族文化的原貌（包括思维方式的原表述模式），但既然语言同质成分是大部分，语言异质成分即其特色是小部分，全部翻译这一方法的实用价值就并不大。

语言表述方法有时涉及不同文化的异质，这种情况是错综复杂的。仅将原版英语词典照译过来，虽然保持原貌，也未必能把这些异质向中国人阐述明白，让一般读者理解与接受。词典对文

化异质的反映,必须在考虑读者对象的情况下综合运用义项分合、释文撰写、例证引用等诸项手段才能达到;而达到何等程度,则决定于这些手段的运用水平,即编纂水平。所以双语普通语言词典要获得辨异的综合效果,非经过研编途径不可,即在研究语言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编纂。研编而成的双语词典不仅提供词目的对译词语,提供进行辨异的释文和正确运用词目词的例证,而且还揭示语义、语用的精微处,给读者以沟通不同语言、文化的概念知识与应用技巧,这无疑是一种高水平的做法。研编类双语词典往往体现一个国家的语言学水平。

英汉词典中需要辨异的,多半是表示汉民族尚缺少的概念或汉文化缺少的内容的词语,尤其是一时难以找到适当对应词的新词、新义。在这种情况下,就需要通过释文将英语的文化背景介绍过来,直译过来,还要创造出对应词。这个对应词不一定成熟,但起码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读者通过释文的说明,在对英语词有较明确理解的基础上,可以结合自身经验进行再创造,经过时间的考验后约定俗成地定型出一个固定的对应词。这时,两种语言辨异求同的任务才告完成。翻译法在上述情况下是重要的,如编英汉新词词典,就要将原版直译过来,再加上对应词。但在双语普通语言词典中,因为需要辨异的成分所占的比例相对地不怎么高,所以大多数词条的全部直译都是不必要的。

双语词典给出两种文字对照的释文,尤其是双解方式,对学习确有一定好处,读者可以从对照中学得母语释文的外语表述法。所以双解词典比之全翻译版词典有更大的需要。

双解法、翻译法多适用于教学词典及新词词典,较能发挥其双语转译的对比功能。大型的普通语言词典,因其规模、使用对象的语言程度等与教学词典及新词词典不属同一层次,出双解版或翻译版就没有多大实用价值。作为大型普通语言词典,《牛津》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出全译版,《韦氏国际》在《英海》之前也不曾

有过翻译版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道理。再如，本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过一本《韦氏大学字典(英汉双解)》，虽翻译质量上乘，但因不适应读者对象的要求，英语水平高者嫌其多余，低者又嫌其太大，所以上不着下不就，影响不大，很快被人遗忘了。现在的《英海》，翻译质量不及商务印书馆的这部双解词典，其价值就更令人怀疑了。《英海》唯一可夸口的一点，是收词量大，大到超过《韦氏国际》。然而，这主要是《韦氏国际》收词量大的缘故，《英海》不过再拼凑了些词目。英国、美国的大学版词典，一般收词十六七万条，对一般读者来说，这么多的词语足已敷应用。超出这个范围的，一般便属于罕用词了，只有在特别需要了解这些词的意义时，读者才会翻检大型普通语言词典《牛津》、《韦氏国际》，或者转而利用俚语词典等专门语言词典，或者查阅各种专科词典了。对中国人来说也一样，拥有一本收词达20万条的词典已足敷应用；而常需翻检此范围之外的英语词的读者，一般也就有能力直接查阅原版英语词典了。如此，翻译出版类似《韦氏国际》这样的大型普通语言词典，究竟有何必要呢？

二

当然，对一些颇具特色的、着重于语用解释的中、小型外语单语词典，也可以翻译后以双语词典形式出版。但这种翻译版词典，并不是对原版词典的全文逐词照译，释义只须给出词目的对应词，着重于保持其结构上的全貌和突出对语用的说明。如日本的《小学馆兰登书屋英日词典》就作如是处理，这是翻译词典的正确做法。如 door 一词，该词典释作“户，とびう，ドア”。英文版中的“a movable, usually solid, barrier for opening and closing an entranceway, cupboard, cabinet, or the like, commonly turning on hinges or sliding in grooves”这段文字，都省略不译，因为这一切意思日文对应词“户”等都已包含了。

如果只将原语全文照译，而不给出词目的译语对应词，读者就要自己根据译文去构思、寻觅合适的对应词，对常用的、义项较少而意义又较具体的词，这还不难，而对非常用的、义项较多的或意义较抽象的词就要费大力了。如果既译出原语全文，又提供译语对应词，那么，如前所述，除了部分涉及原语文化特色的条目以外，大多数条目的解释性文字全属多余，徒增词典篇幅。《英海》不取《小学馆兰登书屋英日词典》那样的正确做法，却采取后两种很不高明的做法，而且其译文质量也很成问题。

且举《英海》的几个条目来分析一下。

door 1: 门 a: 坚固材料制的活动构件或结构，通常沿一侧放支承，并用枢轴或铰链转动，沿槽滑动，上下卷动，用四瓣门扇转动或折叠成手风琴那样拉动，以关闭或开启门洞，以便出入房屋、房间或其它围住的空间或车辆、飞机、电梯或其它运载工具——见 KALAMEIN DOOR, PANEL DOOR

且不细说此处“四瓣门扇”(four leaves应是“四扇片状装置”)、“门洞”(opening 应是“出入口”)因翻译不当而造成了释词与词目的同义反复，这一大段汉语翻译是完全不必要的，汉族人谁人不知“门”为何物？而且这段话中也看不出有什么英语文化特有的东西。

'gate 1: 门口 在围绕的墙、篱笆或栅栏上的洞口；尤指：可以用活动框架或门来关闭的洞口<rushed down the path and through the~ 急忙冲向小路穿出篱笆门>

《韦氏国际》此项的原文为：“1. an opening for passage in an enclosing wall, fence, or barrier, esp.: such an opening with a movable frame or door for closing it.”《英海》添的对应词“门口”是不准确的，因为gate并非统指包括“房门口”、“橱门口”等也在内的一切“门口”，而应是“大门口”——这“大”字不能省。尽管对这“门口”释文有特指说明，但这“门口”一词是泛指，不能直接用于gate的译名。原文中的opening也不是“洞口”，而应是“通道口，出入口”。此项释义似可改为“(围墙、篱笆、栅栏等的)

出入口，大门口”，例句也不可武断译作“篱笆门”，应译为“冲进小路，穿过大门”。

《英海》gate条的义项 3a是：

3a: 栅栏门 用以关闭门的框架或门扇，是其所在的墙、篱笆或其它围栏的一部分：用以关闭大门道的旋转式或推拉式栅栏，尤其是用格栅或透空的框架做成，或作为一种重型或粗糙的构造

此义项是指大门的开闭装置，即门扇、门栏，补充义项1“大门口”的“口”义。这种开闭物通常是重实的门或是栅栏式的门。《英海》把原文的barrier译成“栅栏”，于是整段译文被“栅栏”一义所覆盖，从而也成了片面的“栅栏门”，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。实际上，gate一词的涵义并不复杂，只要给出贴切的对应词，读者不难理解。《英海》却偏要再画蛇添足，而这一大段解释文字却倒是不加细读是不得其“门”而入的。其实，编者若肯用点研究与编纂的功夫，条目可以大有改进。这里的义项1、义项 3a 连同特指“城门、庙门、城堡大门”等的义项2，可合并处理作：“(围墙、栅栏、道口、城堡等的)门，大门，门栏；大门口，通道口。”这样既区别了“门”作为通道口与开闭物的两重概念，也符合通常把“门”作为整体概念模糊使用的习惯。

以上所举之例，说明《英海》给出的释文既冗长，又往往译得不确切，因而对帮助理解词目的涵义没多大帮助，显得多此一举。不过，好在开头总算还有对应译词，虽然这些对应译词大多是普通的“门”、“门口”之类，不用编者去翻书参考或搜肠刮肚拟定，但读者看后还尚能知道词目的大致意思。更糟糕的倒是有些理应也给出汉语对应词的术语义项，却偏偏不见对应词的影儿。如gate条的义项 4e：“障碍滑雪赛中滑雪者所必须通过的两根旗竿之间的空档”；义项6：“钉在中桅桅顶纵桁上的带绞链(按，绞应作铰)的铁箍，用以将上桅的底部固定在正确位置上”；义项 7a：“老式左轮手枪的旋转弹膛后面的一块金属部件，装子弹时可向

外旋开以露出弹膛”，义项 7b：“后膛装弹步枪的弹仓盖子”，等等。这种只译出解释性文字、不给出汉语对应词的东西，不能说是完整的条目成品。它们实际上是有自己的对应汉语术语名称的，如“旗门”、“弹门”等等。gate 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可单译成“门”的。专门术语义项不给出对应译词，读者只能看到一长串释文，叫他如何应用呢？如果还要读者自己去查考别的词典，自己去解决对应词的选择问题，那么，还要你这词典作什么用呢？

《英海》中只出释文不出汉语对应词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，是其又一大“特色”！不妨再看看随手翻到的二例：

bard 3: 一片腌猪肉，用来盖好肉块或猎物，以便烹煮

原释文是 a slice of bacon used to cover meat or game for cooking, 其中的 game 应译“野味”，不宜译成“猎物”；“一片腌猪肉”可作 bard 的汉语对应词么？显然语义值不等。释文似应作：（用于覆盖煮烤肉类、野味等的）盖片腌肉。

dilatation 1. 写作或说话的发挥或详述，尤指附加讨论、图解或细节 2a: 超过正常大小的伸展状态，尤指使用过度或疾病的后果〈~of the heart 心脏扩张〉或异常的弛缓〈~ of the stomach 胃扩张〉 b: DILATION 2 3: 膨胀，扩大，扩张 4: 扩张部分或其形成 5a: 岩石在一定压力下发生的体积变化…… b: 由此种压力变化所产生的应变……

这一条中除义项 3 之外，也都没有提供汉语对应词。

提供原语词目的贴切的译语对应词，是双语词典的精粹所在。提供译语对应词要进行烦琐的考证，是极艰辛的工作，编者为此要付出大量的劳动。《英海》大量回避这项工作，可见其编纂方针的主导思想就是“取巧”，以偷工减料来窃取虚荣。

三

《英海》“前言”说：“绝大多数词目都有详尽的词源解说。”实际上，设词源解说项应该随词目而定，该设则设，可类推比照而知的则不必设，无所谓“绝大多数”。“绝大多数”其实只是遁词，

因为许多非译自《韦氏国际》的、从一些英汉科技词典抄来的词条，原无词源项，《英海》按理应考证补上，但却付之阙如，编者自己也知道这个缺陷，就以“绝大多数”来掩饰。词源项可按抄录的方便与否而随意处置，这就无学术性可言了。如“beddo”（电子床）一词来自日文，它原是英文 bed，日文将其借入，后来以其指称利用电子控制而可升高、降低等的一种新型床，又以 beddo 形式返输入英语。该词有明晰的词源，《英海》的 beddo 条却无词源解说，可见《英海》编者在词源解说方面究竟付出了几许劳动。

由于《英海》的词源项是编译者不加考虑地从《韦氏国际》照抄过来的，结果又闹出了笑话。

《韦氏国际》对有些词目的词源，用缩略词作符号，逐一列出其进入现代英语的轨迹，有的则是用语句予以说明。对前一种情况，《英海》照抄过来，倒也罢了。而对后一种情况，只将英文语句照搬过来，就令人大惑不解了。例如，OK 的成词有一段有趣的来历，既与 all correct 的戏谑讹拼有关，又巧合支持 Van Buren 总统竞选的 OK Club 名称，因而广为流行；Solferino (品红) 这种染料制成于 1859 年，恰好前不久法奥激战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村庄 Solferino，便以该地的地名命名它。《韦氏国际》对这二词的词源都用语句作叙述性说明，《英海》则一字不译地原文照抄过来，结果就要读者自己来翻译这些词源解说内容。人们不禁要问，《英海》到底是双语词典还是单语词典？！

再看 petuntse (瓷土) 的词源解说。《韦氏国际》作：[Chin (Pek) $\text{tʃe}^3 \text{tun}^1 \text{tzu}^3$, fr. pe^2 white + $\text{tun}^1 \text{tzu}^3$ mound of earth, fr. tun^1 mound, heap + tzu^3 son, child]。《韦氏国际》的解说既有错，又有缺。错在 tzu^3 (子) 并不是 son (儿子)、child (孩子) 的意思，这个“子”是名词后缀，轻声，无实义。缺在未说清瓷土为什么与“白墩子”有关？原来以前是将瓷土做成墩子状的，以便于运输，

英语就把北京话中的这个“白墩子”拿去代称瓷土了。《英海》照理应依“名从主人”的原则把原文的词源予以纠正并补加说明，这才符合中国人编英汉词典的原则。可是，《英海》却让汉语跟随洋人将错就错，稀里糊涂地“名从洋人”，岂不荒唐！

四

《英海》“前言”所称“准确的定义或释义”，也是名不副实的。请看：

bright 2: 荫生烟草; 特指烤烟

既是生长于荫处的烟草，当指生烟叶，怎么又指烤烟呢？《韦氏国际》原文是“tobacco of a light shade: specif: flue-cured tobacco”。《英海》编者只知 shade 的“遮荫”义，却不知此处应作“色泽”解，因此错了。本条释义应是“浅色烤烟”。该词在王同亿先生主编的《英汉科技词汇大全》和《英汉大学词典》中就已错释，抄入《英海》时又未加复核，一错再错。（此错释还扩散到了《英汉科技大词库》等其他词典中。）

cann 酒杯; 尤指一种球根状的大酒杯

《韦氏国际》此条的原文是“drinking cup; esp: a bulbous mug”。mug 是带把的杯，bulbous 意为“球形的，球茎的”，《英海》译作“球根”是错了。此条可改成：球杯（一种球茎状带把大酒杯）

charity 2d: 免费帮助穷人的组织或机关 <a list of deserving charities
受施舍人名单>

译文去掉了原文中 the suffering, or the distressed (遭受痛苦的，或遭到灾殃的) 等词，只剩下 the poor (穷人)，将受灾受难者排除在外，结果是将该词意义的外延不当地缩小了。这恐怕难称“准确”吧！引例中的 deserving charities 应是“有功德的（或应予嘉奖的）慈善团体”，却又被译成“受施舍人”，那不是与该义项的释义“组织或机关”对不上头了么？

encopresis 灵魂起源的无意识的净化

这个释义谁懂是什么意思？查一下《韦氏国际》，原文为“involuntary defecation of psychic origin”。原来这应该是“精神原因的不自制排便，即大便失禁”。编者因对defecation和psychic origin的意义把握不住，就铸成如此可笑的大错。

不仅释义部分的翻译常常出错，例证的翻译在《英海》中也很成问题。试举几例。

¹day义项4e的例证是“socialists of the eighties and nineties who ... yearned for The Day—E.R.Bentley八十及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他们向往着得意的日子”。美国著名剧评家E·R·本特利的话被译得完全走了样，令人不可理解。正确的翻译应是：久已向往今日这一天的八、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者。

²telescope条义项2有一例证是“one can ~ the seasons and witness four weeks of spring's advance in the space of seven days — I. R. Barnes 人们可以把四季缩短，从而亲眼看到春天每过七天向前进展的四个星期”。正确的翻译应是：人们可以缩短季节，亲眼见到在七天时间中春天提前早到四个星期。

³transport条义项2的例证之一是“the test of greatness in a work of art is ... that it ~s us — Herbert Read 检验一件艺术品之伟大在于…它使我们喜不自胜”。这是英国文艺评论家H·里德的话，译文应是：检验一件艺术作品之伟大，在于…它会使我们激动得不能自己。《英海》把it transports us译成“它使我们喜不自胜”是不确切的。“喜不自胜”意为高兴得自己都禁受不起，其中的“喜”是欣喜、高兴，而不作“喜爱”解。transport在此意为“使人万分激动”，而“激动”可包括喜怒哀乐各种情感，在泛指的例证中尤其不能只取“喜”而排除其他感情表现，更何况此例原是具有严密性的评论语句。《英海》的翻译未忠实原文，有失偏颇。

《英海》在收词和体例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，暴露出编译者的粗疏和不负责任。

《英海》1990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，其编译截止时间，据该书“前言”可断定当在1987年初，而且“前言”又说“根据200多部国外有名辞书补充了七万多条新词”。但是，国外1984年、国内1985年出版的一些中小型词典都已收录的新词，在《英海》中却找不到。如：Aids（艾滋病）、bridging loan（过渡贷款），cagoule（〔连帽〕轻便防风衣），capital transfer tax（资本转让税），green pound（〔欧共体〕绿色英镑），index linked（与生活费指数挂钩的），music centre（组合音响），poverty trap（贫困陷阱），tele-text（图文电视），等等，《英海》均未收。可见，在收录新词方面，它也明显落伍。其“前言”所语之不实，可见一斑。况且英美收录新词的新词词典仅是有限的几部，即使加上若干部修订重版的普通语言词典，数量也不很多，何来“200多部”呢！

漏收词条也不少见。如《韦氏国际》收有 midget、submarine、midianitish 等等，《英海》却无。这类漏收，或许编译者尚可以“不必以《韦氏国际》为准，这不是漏收，而是不予选收”之类的“理由”来搪塞。（也别管什么“蓝本”不“蓝本”了！）那么，对“参见落空”之类的漏收又作何解释呢？例如，《英海》的 larceny 条中列有数条参见词目，其中有一条是 AGGRAVATED LARCENY，但翻遍全书却“参见”不到，而《韦氏国际》是把 aggravated larceny 也收列作词目的。

大词典的体制制订是一项浩繁、严密的系统工程，需要编纂者付出大量的辛勤劳动。《英海》的体例，因是搬用《韦氏国际》的，故总体上不必有劳自订，最多个别地方稍作调整。但就是这种“个别调整”，竟然也难保不误。譬如，《韦氏国际》有一个语法

标签“abbr.”,意为“缩略词(语)”,而《英海》居然译成“缩自”。这就不像个略语标签,倒像词源解说用语了。这样非但形态上不伦不类,实际使用中也会引起逻辑混乱。请看:

AAC[缩自][L *anno ante Christum*] in the year before Christ

此外别无它词。结果此(缩自)极易使人误以为AAC是 in the year before Christ这一词组的缩略,而实际上却是拉丁文 *anno ante Christum* 的缩略。此外,缩略词所代表的全称词,一般也应收作条目并释义;若不收作条目,则应在缩略词条目中给出释义。但《英海》中许多缩略词条目既不给出释义,也未将相应的全称词列条释义。编者在此又要叫读者自己去查考它们的意思了。

《韦氏国际》的释文常给出大写体同义词,《英海》照录,但有时添加上汉语译词,有时又没有,不但各条目之间不一致,甚至同一条目中也不一致,这就自乱了体例。如 ²transport 条义项 3a 中有“FRENZY 狂乱, ECSTASY, RAPTURE 狂喜”。

这些虽是小疵,比较起来算不得重大错误。但若与上面几节所揭示的种种问题联系起来看,《英海》编者作风之粗疏,态度之随意便历历在目了。

(责任编辑 陆嘉琦)